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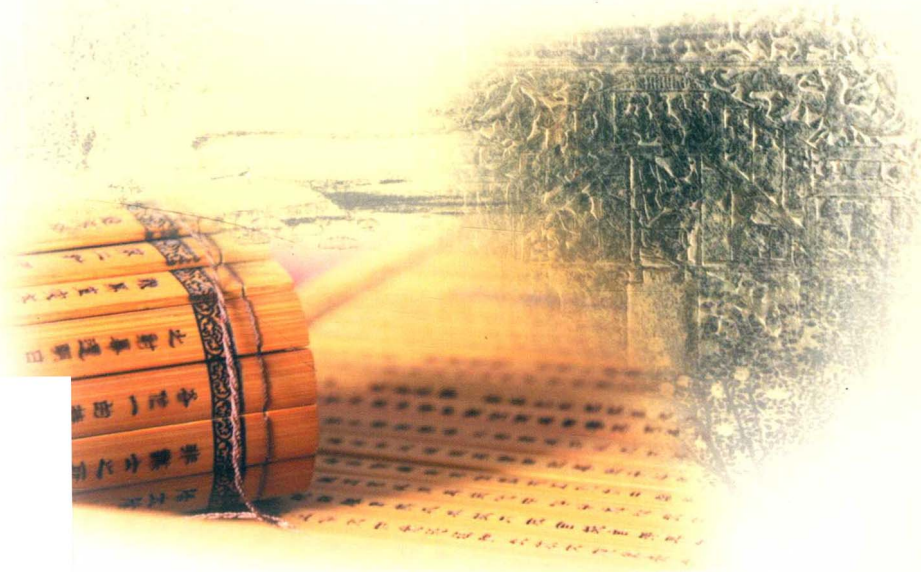
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训诂学教程

Xunguxue Jiaocheng

尹戴忠 编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训诂学教程

编 著 尹戴忠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训诂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什么是训诂与训诂学;第二章为“训诂的内容”,包括释义注音、分析句读、阐明语法、说明修辞、篇章大意、典故史实、名物典制、表达方式等;第三章为“训诂学的作用”,即指导语文教学、指导古籍整理、指导辞书编纂和指导语言研究;第四章为“训诂的方法”,即以形说义、因声求义和据文证义;第五章为“训诂中常见的几种弊病”,主要内容有望文生训、增字为训、误解联绵词、误解俗语词、误解虚词;第六章为“训诂的术语”,如辨字方面、注音方面、释义方面和校勘方面的训诂术语;第七章为“训诂的源流”,分六个阶段阐述训诂的产生和发展;第八章为“训诂学要籍简介”,主要介绍训诂学十种根柢书。

本教材是高等院校文科各专业的基础教材,也可供职业大学、职工大学、电视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函授大学、自学考试等相关专业选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诂学教程 / 尹戴忠编著. —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 - 7 - 5646 -1509 - 3

I. ①训… II. ①尹… III. ①训诂—教材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121801号

书 名 训诂学教程

编 著 尹戴忠

责任编辑 张怡菲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什么是训诂	1
第二节 什么是训诂学	6
第三节 训诂学的对象和任务	7
第四节 训诂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及其与语言学 其他分支的关系	8
第五节 怎样学习训诂学	13
第二章 训诂的内容	17
第一节 释义	17
第二节 注音	20
第三节 分析句读	22
第四节 阐明语法	23
第五节 说明修辞	25
第六节 说明篇章大意	26
第七节 说明典故史实、名物典制	28
第八节 校勘文字	29
第九节 说明表达方式	33
第三章 训诂学的作用	37
第一节 指导语文教学	37
第二节 指导古籍整理	47
第三节 指导辞书编纂	58
第四节 指导语言研究	62

第四章 训诂的方法	65
第一节 以形说义	65
第二节 因声求义	73
第三节 据文证义	90
第五章 训诂中常见的几种弊病	108
第一节 望文生训	108
第二节 增字为训	110
第三节 误解联绵词	113
第四节 误解俗语词	115
第五节 误解虚词	117
第六章 训诂的术语	118
第一节 辨字方面	118
第二节 注音方面	120
第三节 释义方面	121
第四节 校勘方面	127
第七章 训诂的源流	131
第一节 训诂的产生期——先秦两汉	131
第二节 训诂的深入与扩展期——魏晋隋唐	137
第三节 训诂的更新与变革期——宋	142
第四节 训诂的衰落期——元明	145
第五节 训诂实践的兴盛与训诂理论的探讨期 ——清	147
第六节 训诂学科学理论的创建期——近现代	154

目 录

第八章 训诂学要籍简介·····	162
第一节 《尔雅》·····	162
第二节 《小尔雅》·····	167
第三节 《方言》·····	171
第四节 《释名》·····	176
第五节 《广雅》·····	180
第六节 《说文解字》·····	185
第七节 《玉篇》·····	188
第八节 《类篇》·····	193
第九节 《广韵》·····	195
第十节 《集韵》·····	202
参考书目·····	205
后记·····	207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什么是训诂

学习和研究训诂,首先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是训诂?古代汉语是单音节语,一个字相当于一个词。“训”和“诂”最初也是单音词,各有其含义。

《说文解字·言部》:“训,说教也。从言,川声。”段玉裁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伸之凡顺皆曰训。”又《说文解字·言部》:“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训故言”即解释古代的语言。可见,“训”和“诂”是同义词,都含有“解释”的意思,即将意义不为常人所知的词解释清楚,让人理解、知晓。

我国历史悠久,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都是运用当时的语言、使用当时的文字符号记载下来的。我们知道,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地域的变异而变异的。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也会随着书写工具的改进、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语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样,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后代人去读前人记载的文献典籍,就会遇到语言文字的障碍。比如,汉代人去读先秦或更早的典籍,已略有困难;而到了唐代,一般人对先秦两汉的典籍,就更不容易读懂了。因此在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时,首先就要扫清文字障碍、减少语言隔阂。只有突破了语言文字这一关,才能正确理解古代文献的内容。因此,早在汉代,就开始有了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

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这就叫做训诂。

“训”和“诂”两字连用，最早见于汉代毛亨所著的《毛诗诂训传》^①。实际上，自从汉代《毛诗诂训传》将“诂训”连用之后，“训诂”两字已经成为汉语传统语义说解的专用名词，没有必要再拆开分释了。总结前人的论述，参照今人的说解，用浅显的话来说，“训诂”就是“解释”的意思，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

下面这些常见的词语怎么解释呢？

“丽土之毛”与“不毛之地”

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选明代徐光启《甘薯疏序》，首句中有：“丽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课本注释“丽土之毛”说：“生长在土地上的植物。丽，附着。毛，草木。”这条注释使人联想到另一个成语“不毛之地”。有些词典、成语手册，将这条成语解释作“寸草不生之地”、“不长草的荒地”。同样地，把“毛”解释作“草木”。

“毛”解释作“草木”是有根据的：

《左传·隐公三年》：“涧溪沼沚之毛。”杜预注：“毛，草也。”《广雅·释草》：“毛，草也。”

但是，只要仔细分析，参考更多的文献，就不难明白以一般的“草木”训释“毛”字是不够确切的。最明显的反证是诸葛亮的《出师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一句。云南并非沙漠之地，怎么能连草木都不长呢？再看：

《谷梁传·定公元年》：“毛泽未尽。”注：“邵曰：凡地之所生谓之毛。”

这里的“地”指耕地，“地之所生”指庄稼、五谷。

① “诂”有的本子写作“故”，两字音义相通。“诂”、“训”、“传”三字为同义连用，均为三种注解古文的方法。

《周礼·地官·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郑众注：“宅不毛者，谓不树桑麻也。”

这里“宅不毛”与“田不耕”对文，合起来说明受田宅而不务农，任其荒芜，则令出征赋以示罚。“桑麻”不是具体指桑和麻，而是泛指一切农作物。以上诸例，都说明“毛”不是一般的草木，而是指农作物而言。

“毛”字本身没有“农作物”的意思，它作“农作物”的意思，是借“苗”字而来。《说文》：“苗，艸生于田者。”《诗经·魏风·硕鼠》：“无食我苗。”《毛传》：“苗，嘉谷也。”《公羊传·庄公七年》：“无苗。”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可知“苗”即是没有抽穗的庄稼，“毛”训“五谷”、“桑麻”实际是“苗”。

在古代文献中，“毛”与“苗”上古音相同，均为明纽宵韵平声^①。两者通用也是不乏其例，如：

《尚书·舜典》：“甯三苗于三危。”《山海经》“三苗”作“三毛”。

《公羊传·桓公四年》：“春曰苗。”何休注：“苗，毛也。”

可见，“毛”与“苗”不但音同，而且互相通用，在古代文献里早成惯例。

因声而弄清“苗”与“毛”的同音通用关系后，便可以知道《左传·昭公七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的“毛”杜预注也训“草”是错误的。“食土之毛”当然指的是庄稼而不是一般的草。同样，“不毛之地”是不长庄稼的荒原，而“丽土之毛”则是生长在土地上的庄稼，这些意思也更清楚了。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一些人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读好了书就可以做官”。把

^① 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9年版。“毛”字见第272页，“苗”字见第264页。

“优”理解为“优良”、“优秀”。这种理解，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论语》中是互相并列的两句话，把“优”解释为“优良”、“优秀”，用来说解后一句还勉强说得通，但用来说解前一句话就明显讲不通了。因为“做好了官就可以读书”根本不成话。其实，根据有关资料考证，“优”作“优良”、“优秀”解是汉代以后才产生的。在《论语》的写作时代，“优”还没有这一意义。《说文解字·人部》：“优，饶也。”《论语》中“优”字凡三见，均作“饶”、“有余”解。除此句两见外，另一见为：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宪问》）

刘宝楠《论语正义》：“孔曰：‘公绰，鲁大夫。赵、魏皆晋卿。家臣称老。公绰性寡欲，赵、魏贪贤，家老无职，故优。滕、薛小国，大夫职烦，故不可为。’正义曰：……‘优’者，饶。”^①

杨伯峻也把“优”释为“优裕、优游”，同时把这句话翻译为：孔子说：“孟公绰，让他做晋国卿大夫赵氏、魏氏的家臣，是能胜任愉快的，但没有能力做滕、薛这类小国的大夫。”^②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译成现代汉语应当是：“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这里使用的是“优”在先秦时代的词义，“优”的“优良”、“优秀”义是后来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因此历代训诂学者非常注意词义的古今演变，忌讳用词的后起意义注解古书。

青春作伴好还乡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

①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65页。

② 杨伯峻：《论语注译》，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1页。

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其中“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句中的“青春”一词，直到今天都常用，但我们若将它理解为“青春年少”之“青春”，说“青春作伴好还乡”便是“青春时代正好结伴回乡”的意思，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在汉唐时代，“青春”这个词都是“春时”之称。如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引《仲长子》曰：“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青春至焉”便是说“春时至焉”。所以，杜甫诗句“青春作伴好还乡”，也无非是指“春光明媚之时正好结伴还乡”。（仲长子为东汉人，则“青春”为“春时”之称，非自唐时始，东汉已有之，最迟亦可上溯至后魏时代。）

吹面不寒杨柳风

宋僧志南《绝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注：“杨柳风，指透过杨柳绿吹来的柔和的春风。”朱自清的散文《春》中引用了“吹面不寒杨柳风”这句诗，初中语文第一册在《春》这篇课文里注释说：“杨柳风，吹动杨柳的风，指春风。”^①两处注释都强调吹拂杨柳的动态感，以为这是把春风叫做杨柳风的理据。但夏天杨柳枝叶更为繁茂，风吹杨柳的动态感更强，为什么不把夏风叫做杨柳风呢？

所以这里我们应该联系上句的“杏花雨”来一起考虑，这是两个对仗非常工整的句子，“杏花雨”跟“杨柳风”的结构关系都是一致的。“杏花雨”大家都理解为“杏花开放时节所下的雨”（即春雨）而不是“打落杏花的雨”或“透过杏花飘飞的雨”，那么同样，“杨柳风”也不应该是“吹动杨柳的风”或“透过杨柳吹来的风”，“杨柳风”实际上也是指时节而言，即“杨柳发芽时节所吹的风”，这当然就只能春风了。

^① 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语文》（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第二节 什么是训诂学

训诂不同于训诂学。训诂只是感性的、具体的、个别分析的，训诂学则提高为理性的、抽象的、综合整理的，它能使许多零碎的训诂知识带上条理性 and 系统性。什么是训诂学呢？所谓训诂学，是指以前代训诂材料和前人的训诂工作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一门学科，是研究语言意义的理论科学。正如近人黄侃先生所说：“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这还只是训诂），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①“法式”就是方法，“论其法式”就是探讨训诂的各种方法。“义例”就是规律、条理，“明其义例”就是从这些训诂的方法里综合归纳出规律的东西，并且用它来指导实践。今人齐佩瑢先生也说：“研究前人的注疏，历代的训诂，分析归纳，明其源流，辨其指归，阐其枢要，述其方法，演为统系而条理之；更进而温故知新，评其优劣，根据我国语文的特质提出研究古语的新方法，新途径，这便是‘训诂学’。”^②

黄、齐两位先生的话，虽然还没有把训诂学这门学科所应包含的全部内容概括无余，但原则的问题都谈到了，特别是他们都提到了训诂学要有系统性，这是很要紧的，因为这正是训诂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关键所在。不过，站在今天的高度，我们认为单是一个系统性还不够，前人在训诂学方面已经写了不少书，只要我们将前人的成果加以编排，也就可以做到系统性了。但是这样的做法能否适应今天读者的需要、为今天的读者所欢迎呢？不见得。所以，我们认为今天的训诂学应该在系统性之外再加上两个性，即独创

^①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②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页。

性和实用性。所谓独创性,就是说不要照抄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要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为训诂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总结新的理论和经验;所谓实用性,就是说要把训诂学从“经学附庸”的旧框子里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今天的语文教学、古籍整理、辞书编纂和语言研究等工作服务,并为今天的广大读者所欢迎。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训诂学时,不能像旧的训诂学那样老在《十三经》中兜圈子,而是要密切联系今天大、中学校的语文教学,密切联系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和辞书编纂工作,使训诂学这一古奥艰深的学问成为一般读者也能掌握的锐利武器。

第三节 训诂学的对象和任务

古书的语言构成了训诂学研究的对象,这是因为语言是人们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古书是古人用当时的语言写的,它和现代汉语有一定的距离,这就造成了阅读上的困难。要学习古代文献,从中吸取有教益的东西,就需要弄清楚古代文献语言的意义,使不懂的语言变成可以理解的语言。解决这个懂与不懂的矛盾,就是训诂学之所以能够建立的依据。

那么,古书的语言具体是指哪些时期的语言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训诂学的研究属于经学的附庸。为了读经,学者们对先秦的语言研究得多一些。汉朝的学者为经书作注,这些注释是读经的桥梁,为了理解经书的意义,需要读懂汉人的注释,这就决定了传统的训诂研究也需要注意对汉代的语言的研究。至于魏晋以下的语言研究就少了,而元明清语言的研究,则几乎是空白。今天训诂研究的范围已经不限于解经,从先秦到“五四”,一切书面文献的语言都应该是训诂研究的对象。训诂学的范围也应该更加扩大。

按照传统的说法,训诂学的任务主要有三项:

(1) “释古今之异言。”(郭璞注《尔雅·释诂第一》“释诂”)——用当代的话去解释古代词语。

(2) “通方俗之殊语。”(同上)——用通语释方言。

(3) “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毛诗诂训传》唐孔颖达等疏)——说明事物的形貌让人了解。

这三项任务表明训诂学是沟通古今语义的桥梁。从现在的和未来的要求看,任务当然更加繁复。这就是要在保证完成上述三项任务的同时,全面完成两项根本性的任务:第一,加强对训诂学史和训诂学方法论的研究,实现训诂学自身的建设与发展;第二,总结训诂实践的经验,提高训诂工作水平,促进古文教学、古籍整理、辞书编纂和语言研究等等。

第四节 训诂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及其与语言学其他分支的关系

训诂学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因此,训诂学在语言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且与语言学其他分支关系密切。

一、训诂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语言学主要包括对语言三要素进行研究的三个分支,即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其中词汇学还有另外一个分支,即语义学,它在语言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训诂学虽然不等于语义学,但它研究的重点是语义。语言是思维的直接体现,是同思维不可分离的,这就是词语的含义方面在研究语言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主要原因。

二、训诂学与语言学其他分支的关系

我国传统的语言学分为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三个部门。

由于我国传统的语言学主要是以汉字作为研究的重点,这三门学科也就相应以汉字的三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音韵学主要研究汉字的字音,文字学主要研究汉字的字形,而训诂学则主要研究汉字的字义。这三个部门各有侧重点,而又相互联系。韵书反映音韵学的成果,它把同音的字编排在一起,收入韵书的字除了注音外,还有字义的解释;字书反映文字学的成果,解说字形的时候总要涉及字义。从这里可以这样认为,审辨字音,分析字形,多半是为了字义的理解,也就和训诂学有密切的联系了。

语音、词汇、语法虽然各自有不同的特殊规律,但三者却是处在一个统一体中,不能截然分离。每一要素的发展变化都要受到其他要素的制约。训诂学涉及的范围比语义学广泛得多,除语音、语法外,还与文字学、词典学、修辞学、语源学、方言学等有关。训诂学的发展,必然促进这些分支学科的发展。下面就具体谈谈训诂学与语言学其他分支的关系。

1. 与语义学的关系

训诂学与语义学的关系最密切。训诂学虽不能说就是语义学,但应该属于语义学的范畴,因为它研究的重点是语义,即语文的思想内容。语法、修辞、语音、文字等专门知识的运用,也是服从于解释语义这一基本目的。训诂还要阐明名物制度、史实等,但这些解释仍应看做释义的范围,讲名物制度,讲历史背景,无非是为了更好地阐明文意。

把训诂学列入语义学的范畴,是当代语言学家比较一致的看法。陆宗达说:“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里研究语言思想内容的一门科学,也就是语义学。”^①王力说:“语言学也可以分为三个部门,第一是语音之学,第二是语法之学,第三是语义之学。这样,我们所

^① 陆宗达:《训诂浅谈》,北京出版社1964年版,第3页。

谓语义学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①

训诂学与语义学的主要区别在于:训诂学经常要涉及语法结构、篇章大意、修辞手段、名物制度、史实真伪等内容,而这些是语义学根本不予考虑的,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词的含义及其发生发展演变规律等。所以,我们只能说训诂学与语义学关系密切,但不能将两者等同。

2. 与语源学的关系

语源的研究,在我国起源很早,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萌芽。东汉刘熙的《释名》,是一本企图寻找事实命名原因的专著。一直到清代,虽然学者倡明声训,就古音以求古义,但谁也没有写过一本科学的系统的同源词专著。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从语言的角度去研究,只植根于训诂的土壤中,没有自立门户。直到近代,语源的研究才掀开新的一页。章太炎的《文始》,黄侃的《说文同文》,王力的《同源字典》,都是这方面的专著。直到今天,它和训诂学仍然是相依为命,不能分离的:其一,研究语源的实质就是研究语义变化发展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新训诂学的一项任务;其二,研究语源必须掌握大量的训诂资料,熟悉音变音转的各种知识。

语源学是研究词义同源关系的一门学问,它既要揭示词义的来源,也要反映词义的发展变化,在这一点上刚好同训诂学交叉了。王力在说明两者的关系时曾说:“同源字的研究,可以认为新训诂学。”^②在研究语源时,声训是研究词义同源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判断同源字的主要依据就是传统的训诂。可见,训诂学与语源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但两者亦存在区别:训诂学涉及的内容广泛,如语法结构、篇章大意、修辞手段、名物制度、史实真伪等内容则不是语源学所涉及的范围。

^①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5页。

^②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5页。

3. 与语音学的关系

训诂学与语音学也是紧密结合的,可以说不懂语音学,就无法进行训诂,因为语言的音和义是同时产生、同时存在、互相依存、不能分离的。词语的孳乳演变,有着明显的语音线索,声音相同或相近的词,往往是从同一个词分化出来的。这一线索为我们提供了因声求义的可能性。而语音本身,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古今语音有很大差异,我们只能就某一时代的语音寻求某一时代的语义,而不能以今音为古音。反过来,声训的大量使用也促进了语音学的研究和发展,大量的上古音理知识又都是依赖声训的。

4. 与语法学的关系

训诂离不开语法分析,否则弄清文意几乎不可能。我国的语法观念产生很早,而系统地进行研究则很迟。古人的语法观念是伴随训诂学同时产生的。陆宗达说过:“因训诂学本是对整个具体的语言作出分析,解释它的全部内容,决不仅是单词和词义的问题,许多地方要涉及语法。”(见陆宗达《谈谈训诂学》,载《中国语文》1957年4月号)陆宗达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知道,每个词都有概括义和具体义两个方面,脱离句子的词义是概括义,在句子中的含义是具体义。很明显,词的具体义是由语言环境和语法决定的。如果不了解语法现象,不懂得遣词造句的规律和惯例,就很难把握准一个词的具体义。

汉语语法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因训诂而产生的;反过来,语法学的建立又促进了训诂学的发展,丰富了训诂的手段。可以说,训诂学与语法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是互相包容的关系。

5. 与修辞学的关系

古代书面语言讲究修辞,修辞手段亦非常丰富。通过修辞,使文章有时显得简约、精炼,以少胜多;有时显得含蓄、幽默,余味无穷;有时显得鲜明生动,酣畅淋漓。训诂既要讲明文意,必然要涉及各种修辞手段。只有对修辞手段准确地分析,才能准确地讲明